

国内首部揭秘“法纪处”工作内幕的纪实小说

肖阳◎著

QUZHENG

取证



案例鲜为人知

案情疑云密布

斗争残酷激烈

工作艰巨危险

省检察官与渎职侵权官员的生死决战

谨以此书

献给为维护法律尊严而无私无畏奋斗的反渎职侵权检察官们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肖阳◎著

QUZHENG

取证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取证/肖阳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354-4809-5

I. 取…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5029 号

责任编辑:程华清 钱 刚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5.75 插页:1

版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89 千字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章 墙壁上的污点

1

余申到铁县是为了散心解闷的，没有想到只在这里吃了一顿饭，就在无意间接手了一个罕见的案件。

他原本是省检察院的批捕处处长，烦闷来自于昨天改任法纪处处长。他一向对名利看得较为淡薄，开始对于这次职务转换没有什么不快，情绪的变化是在和法医处处长赵田野谈话之后的事。

赵田野是个年过花甲、心直口快的老人，整天怀揣着一个扁酒壶，拿着白酒当水喝，喝过几口后就口无遮拦地指责世风、院风。刚到检察院工作的人有的看不惯他这种做派，曾去找院领导给他打“小报告”，指责他上班喝酒、攻击领导，得到的回答不是白眼就是含含糊糊的话，有时遇到领导心情好就会听到这种解释：“他的嗜好是工作性质养成的，整天跟死尸打交道没有酒怎么行？你们不要计较他的不良嗜好，得看他工作。他在咱们院工作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因为喝酒影响过工作，也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在全国医学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不仅仅是法医专家，而且是个精通中、西医和内外科医术的好医生。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在省内做个调查，看看有多少人找他治好自己的病。至于他议论领导的事，也没人和他计较。他的话虽然尖刻，但是并无恶意，也不是空穴来风。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一再挽留他，不准他退休。”因此，一些年轻人和他开玩笑，随着他的名字给他起

了个绰号“老天爷”。

余申和省政法委的祝书记谈完话，骑着自行车回到检察院时，恰巧看到赵田野坐在院门口的花池边上喝酒，便飞身下车，笑容可掬地和他打招呼：“赵叔，好自在啊。”他的父亲和赵田野从上世纪50年代就是密友。因此，他从来不敢直呼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的绰号，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都尊称他“赵叔”。

“自在个屁！老子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正想找人干架让他们辞退呢。”赵田野说完，拧开酒壶喝了起来。

“谁敢惹您呢？”余申支上自行车，伸手拉他，“快起来。中午，我请您喝酒。”

“哟——”赵田野用酒壶划开他的手，起来上下打量他，“请我喝酒，升官啦？我看着不像啊，脚上倒像是多了一双鞋。”

“什么鞋啊？”余申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低头观看自己身上是否有什么不妥之处。

“别看了，那是一双无色无味的透明小鞋。”赵田野又坐到了花池边上，“坐下，让老头子给你诊断诊断。”

“哪里有什么小鞋，别逗了。”余申看一眼四周说，“看，许多同志正往这边靠拢呢。我可不敢在这里坐。”

“管他们呢！”赵田野头也不抬地说，“围起咱们来听，才有意思呢。没有觉出来鞋夹脚，那就是升官了。说一说，咱们的当家女人召见你，给你封了什么官儿？”

“人家是省政法委书记……”

“打住！”赵田野摇晃着手中的酒壶打断了余申的话说，“政法委书记是临时的，不是终生的，她这个女人身份、娘儿们身份才是永久的。我说错了？”

“没错！”余申苦笑着说。他明知赵田野的话带有明显的轻视味道，可就是无法反驳。

“身份问题搞清楚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大家都晓得她找你谈话是封官的，给你封了什么官？”

“调到法纪处了。”余申这才有机会把政法委胡书记找自己谈话的核心内容说了出来。

“由批捕处调往法纪处，不算给你穿小鞋？”

“都是检察院下属的处，怎么能算穿小鞋？”余申看一眼冷笑着听自己说话的赵田野，继续说，“祝书记今天找我谈话，态度很诚恳，充分肯定了我这一年多来的成绩，说我太累了，应该休息休息，调整一下身心，调我到法纪处是个最佳选择。请我在调整好身体之后，帮她把公、检、法的牌子擦一擦，这也是一种重用。”

“嗯！不错！不错！”赵田野冷笑着说，“说的比唱的好听！她没有说自己先把政法委的牌子擦拭干净？准确地说是先让她把脸洗干净。”

“赵叔！”余申以乞求的口气说，“涉及到上级领导的事，咱们就不谈了吧？”

“为什么不谈？现在的情况是无人不在背后议论人，无人不在背后被人议。咱们坐在光天化日之下，比他们磊落多了，有啥子可怕的？来，你给我说实话，你真没觉出自己穿了小鞋？”赵田野是北方人，从50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整整40年了，言谈话语不免受到地域影响，有时就随口把“啥子”、“晓得”之类的方言用上了。他再次询问余申是否有穿小鞋的感觉，是针对两个处分工与地位而言的。批捕处的职责是审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报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同时负有这两个机关的案件侦查进行监督的责任。可以这样认为，每个刑事案件都离不开批捕处，工作量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法纪处的职责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简言之就是针对国家干部的渎职犯罪和司法人员的侵权犯罪。这种分工决定了法纪处的工作难度，国家干部一般来说素质较高，不要说很少有渎职的，就是有上几个，也往往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司法部门中倒是不乏实施刑讯逼供等违法办案的人员，祝书记所说的让余申擦拭公、检、法的牌子正是指的这些人。她的这一比喻较为形象和准确，就是不知是否想到了其中的

难度。公、检、法的干警就是干的这一行，高超的反侦查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再加上同学、同乡、同事、亲戚等社会关系，极易形成互相包庇的链条，不仅让你法纪处无法下手，有时还可能把你的办案人员绕进去。因此，法纪处一年下来，能办上几个案子就算不错了，工作量与批捕处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这样一比，我们就不难理解赵田野话中的意思了：批捕处的工作量大意味着成绩大，处长就会受到领导重视，得到提拔的机会就多；法纪处难以出成绩，处长很少被院领导注意，近似于丧失了被提拔的机会；祝书记把余申的职务这么一改变，就好像把正宫娘娘打入冷宫一般，不是给他穿小鞋还是什么？

“我不敢对您说谎。”余申认真回忆了一番和祝书记的谈话细节，确实找不出她的毛病来，反而觉得她每句话都很真诚，每句话都是出自对自己的关怀和信任。

“人们背后说我‘老天爷’，其实是说我是个半疯子，我没有意见，就是奇怪怎么没人说你是个书呆子呢？给你两句热话，你就不知道自己几两重了。”赵田野歪头看着不知所措的余申说，“别想为什么这样说了。我问你，今天是个什么日子？”

“庆祝‘8·6’大案胜利结案表彰大会召开啊。”余申毫不犹豫地说。“8·6”大案是办案人员根据立案时间给案子制定的代号，准确地说，“8·6”大案的立案时间是1995年8月6日。这个案子是个震惊全国的大案，涉案人员涉及到了原省委主要领导夫人、公安厅长、国资委主任等数十名厅、处级干部，由中央纪委与本省省委联合办理的案件。中纪委由一位室主任挂帅，省委这边则由省纪委书记和政法委的祝书记挂帅，抽调了省公、检、法和纪委系统上百人，历时一年多才拿了下来。最后结果是省委领导夫人被判死刑，公安厅长、国资委主任被判死缓，其他涉案人员大多被判重刑。因此有人根据案件情况，称其为继刘青山、张子善之后的新中国反腐败第二大案。余申自始至终参与了该案侦破、审理，因突出贡献荣获了一等功。两个小时前，他曾登上这次会议的主席台领奖，现在怎么会忘记呢？

“只说对了一半。”赵田野微微摇头苦笑着说，“今天还是一个加官晋爵的日子。纪委的那几个参与办案的处长，别看人家立的是二等功、三等功，可是个个都被提拔成了副厅长。你倒好，立了一个一等功，丧失了上进的机会。”

“您怎么晓得的？”余申心里不由得一震，惊讶地问出了声。他就是再怎么不在乎名利，也不得不为此巨大的反差感到震惊，同时也对领导改变自己职务的动机产生了怀疑，隐约觉出自己被扔在了冷板凳上。

“你忘了我的外号了？我是‘老天爷’呀！啥子事能瞒得过我？”赵田野微笑着喝下一口酒说，“别认真，我是逗着你玩的，这个情况是无需猜测的。眼下，除了你还晓得保密，别人还有谁肯保密？尤其这种报喜的事，哪个人不愿意做呢？老实说，关于这几个人被提拔的事，早在上省委常委之前，我就听说了。今天的庆功会一散，我就看见他们都去组织部谈话了。你们开会时坐在一起，他们就没有向你透露一点儿？”

“没得！”余申如实回答着，心里还是沉甸甸的。

“真是报喜不报忧啊！看来，人们都知道你背时了，要远离你了。你晓得自己‘背’在何处呗？”

余申莫名其妙地摇摇头。

赵田野晃晃手中的酒壶，说：“你‘背’在它身上，对不对？”

“那件事已经解决了。”余申一看到酒壶就想起了一件事：

在这次大案中，省委主要领导夫人因犯罪证据确凿被捕。余申带着从各处室抽调的几个检察官去她的住宅查抄其他罪证，查出了几十箱用绵纸包裹的、市场上根本见不到的陈年茅台。从法纪处抽调过来的马云拿起一瓶，边观赏边骂：“这个老家伙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宝贝。咱们一辈子也尝不上一口，今天得尝尝。”“不许胡闹！”余申翻看着擦成几尺高的数十本相册告诫，“这是犯错误的。”“这么多，谁知道？老子豁着背处分也得尝尝。”马云话落手到，打开了瓶子，招呼大家分尝。余申很尊重这些比自

己年长、从其他处抽调过来的同志，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出去到商店里用自己的钱买了一瓶茅台。马云他们看到领导如此重视，心知道自己不对，急忙用旧瓶子的绵纸把新酒包装好，放回到旧酒箱子里，互相告诫不许把这事告诉任何人。他们刚刚把这偷梁换柱的事办妥，祝书记就来督战了。她进门后谁也不理睬，皱着眉头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余申猜测她闻到了弥散在空气中的酒香，急忙拿一本相册凑上去，赔笑说：“祝书记，你看这张照片多好，你笑的样子真……”“少废话！”祝书记瞪着眼打断了他的话，“说实话，你们刚才在干啥子？告诉你们，这酒我喝了多少次，那味道瞒不过我。”余申无奈，只好如实把刚刚发生的事作了汇报，结果又挨了一顿训斥，被赶到看守所去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在案子办完后，研究立功受奖人员时，祝书记提起此事，反对给余申记功。几个参与喝酒的人得知消息后，一起去找领导办案的中纪委领导，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只求实事求是地奖励余申。中纪委领导认为在这个案件侦破中，余申贡献最大，说服了祝书记，给他记了一等功。

“怎么解决的？”赵田野笑问。

“我买酒进行了赔偿，要不然也不会立功。”

“你说的是这次啊？”赵田野反问一句后，连连摇头说，“不对！不对！就是这次也不能算彻底解决，而是当家的女人迫于各方压力才勉强点头的，心里对你的愤恨没有抵消一点儿。晓得为啥子吗？告诉你，这件事本来不是啥子大事，一瓶子酒嘛，喝了再主动赔上算得了啥子？关键是你不该拿相册转移她的视线。我没见过那个相册，但是敢肯定那个相册中属咱们这个当家女人和省委领导的夫人合影最多，对不对？”

余申点点头，疑惑地问：“您怎么知道的？”

“这还用猜？咱们的当家女人是那个省委领导提拔的，此后她还想被提拔，就要继续接近领导，而接近领导的最佳途径是依靠枕头风。她就得整天围着夫人转，陪吃、陪喝、陪玩，游山玩水能不照相？相册中还不是属她们的合影多？当时，省委领导夫

人背时了，咱们的当家女人躲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让人看到她们之间的亲密合影？你拿相册给她看，不是当面揭短、哪壶不开揭哪壶？她对你这种几乎危及到她政治前途的事，怎么会轻易饶过？告诉你吧，那天你一走，她就把她们的合影全部收走了。这还不算，她还在此后经常对省委领导说，余申没得一点城府，政治上不够成熟。晓得这些话的分量呗？它能断送你一辈子的前程。”

余申默默地低下了头，心中掀起了阵阵波涛：“是啊？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些呢？今后……”

“先不要想这些烦心事。”赵田野摇晃着手中的酒壶说，“其实，没有这件事，你也因为这东西早把当家的女人得罪下了。”

“那件事您也晓得？”余申心里又是一紧，又想起了一件关于酒的事：他刚刚进入专案组，就接到了率人到广东抓罪犯的命令。临行之前，祝书记让检察院院长拿了两瓶上好的“茅台”给余申，让他转交给她的同学——广东某市的检察长。几天之后，他带着犯罪嫌疑人和酒返回，把犯罪嫌疑人送到看守所后，去给祝书记汇报。看到摆在写字台上的酒，祝书记没有询问抓捕情况，而是阴沉着脸问：“这酒为啥子没送？”余申严肃地回答：“我们这次不是去他那里抓人，也没有时间绕道去那个城市。再说，这酒是国家的，你拿它送自己同学也影响不好。”“啥子同学？”祝书记勃然大怒了，“几个月的党校也算同学？一种朋友关系罢了。维持这种关系不是为了今天，而是为了将来。到时候真用着人家了再送，不是临时抱佛脚？”余申强压着心头的怒火，挨了她半天训斥，才算了事。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一点点小事，能瞒得住我？我现在告诉你，咱们的当家女人惹不得，想干的事就一定能办到。你没有把酒送到，她让纪委的人又送了一次，并且加上了4瓶。祝书记也没有白送，那边的检察长已经发给了她邀请函，邀请她去介绍你们这次破案的经验。祝书记已经答应了人家，要带领一家人前往。注意，人家可不是游山玩水，是去介绍经验。这

就是纪委同志获得提拔重用的原因。算了，我不对牛弹琴了。”赵田野大大咧咧地说着，起身就走，走出两步，又站住返回身来说：“不行！我还得再给你说两句，一句是你这次砸掉了自己副检察长的牌子，现在人家是让你擦牌子，不是让你砸牌子的，能不管的事不要管，能少管的事少管，惹出麻烦来，人家就不会轻饶你；另外一句是也不要太把我的话放在心上，领导里还有同情你支持你的。”

“谁支持我呀？”余申追上一步问。

“你的脑袋里是什么？不会自己想吗？”赵田野头也不回地摇摇晃晃地走了。

“这老爷子最后的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余申眼看着赵田野的背影自语，很快找到了第二句话的答案——检察长。他的理由是这次改任谈话应该出面的领导是检察长，可是检察长一直没露面，显然是他对于这种平调不满意而把“球”踢给祝书记的。

关于赵田野所说的第一句话，余申想了半天，终于想起了一件事：

随着省委主要领导的夫人被捕，一些犯罪嫌疑人逐渐浮出了水面，专案组开始研究对这些人的处理。在一次会上，祝书记提出了一个逮捕对象。他对此人并无好感，觉得他是因热衷权力而靠近领导夫人的，但是犯罪证据不足，不能逮捕。因此，他和祝书记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因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发出了逮捕证。后来证明他是正确的，法院在审判那个人时无法量刑而稀里糊涂地把他释放了。

余申想到这里，心情更加恶劣了：“自己一个小小的处长，短短的一年多，四次得罪了睚眦必报的副省级上司，今后的工作还怎么做？不犯错误还好，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检察长虽然正直，可是并非政法委书记的对手啊。这次立功受奖只是沾了中纪委领导的光，今后还能……”

“还发啥子呆？”余申的思路被人打断了，回头一看只见在院医务室工作的妻子赵薇不知何时来到了身边，一时不知如何给她

解释。

“还看啥子？”赵薇笑着瞋他一眼说，“怕人不晓得你的窝心事？看看有多少人看热闹吧。”

余申举目四望。省高检大院建于20世纪50年代，大门两侧和正面各有一座四层办公楼，花池就建于三座楼中间。余申看到三座楼的窗口里有多人探头观望自己，有些难为情，推上自行车就往右侧的楼门口走。

“错啦！”赵薇拉住他的单车后座说，“你们批捕处在那边呢。”

“我到法纪处报到！”

“报啥子到？谁都晓得领导让你休假一个月，快回家吧。”赵薇推着他的脊背说，“回去！回去！地球离了你照样转动，你不上班高检的楼房塌不了。回家自己弄口饭，等我下午回去弄晚饭。”

余申觉得赵薇没错，骑车回到了家里，午饭也懒得做，苦思冥想了一下午，下午做出了去铁县散心的决定。

赵薇下班回来，晓得他心情不好，非但没有阻拦他，反而劝说他：“去吧！这一年多，你忙着你们的‘8·6’大案，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没有吃过一顿热乎饭，身心都疲乏到极点了，应该出去放松放松。铁县是深山区，有个大水库，没得一点工业污染，是个疗养的好地方，到了那里就轻松地玩上几天。”

得到妻子的支持，余申便在次日一早，赶到了长途汽车站，挤上了破烂不堪的长途汽车。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中午时分到达了铁县县城，走出汽车站，去寻找饭馆。他沿着站前大街，接连进了七个饭馆，发现这些饭馆的生意很差，就餐者寥寥无几，开始还以为饭馆价高饭菜差，后来想到这可能是由于贫困造成的，就决定在第八个饭馆里尝试一下。他进入饭馆后，习惯性地观察了一遍四周，发现这个饭馆与其他饭馆大同小异，都是摆放着几张斑驳的木制方桌，桌边摆放几条没有上漆的长凳，就餐的没有几个人。饭馆的小伙计很机灵，看到他站在门口，急忙跑到

他面前，笑着说：“老板，进来吃饭吧，饭菜很便宜，品种和价格都在墙上呢。”“噢？”余申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去，果然看到墙壁上张贴着一张写有二十来个菜名和价格的红纸，菜价低廉得不到省城的一半，就点了一个酸辣鱼和一个烧油菜、一碗大米饭，往一张坐有三个年轻人的桌边走。“老板，请往这边坐。”小伙计轻轻拽了一下余申的衣袖悄声说，“他们喝多了，吵得让人心烦。”“不要紧，我坐在他们旁边的桌子旁，省得你来回跑。”余申径直走到那三个人旁边的桌子旁，把肩上挎着的马桶包放到桌面一边，脱下了罩在身上的有着几处油污的军大衣，坐到了长凳上，伸手拿过马桶包，去里边取不久前买下的长篇小说《幕》，手刚摸到书，就被旁边三人对话吸引住了：

“你们刚才说得对，王婷的事，咱们得管一管。平日里，她看到一只老鼠都害怕，现在借给她一个胆，她也不敢诬告警察。”

“怎么管？公安局长和看守所所长是把兄弟。”

“发动全厂工人，到省委上访。”

“把全县工人叫上也行。人家要的是证据，咱们有吗？”

“大哥！”主张上访的年轻人推着一直喝闷酒的人，“你为啥子不说话？给王婷说说，让她拿出证据来啊！”

“废话！她是让那畜牲糟蹋的，现在还关在里边，让大哥……”

“不要说了。”一直没说话的人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扔在餐桌上，“这就是证据，今晚，我给他们送去。”

“大哥……”

“不许喊！”那个被称为大哥的人收起匕首，“自古就是官官相护，没有人管我们死活。遇到这种事，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当缩头乌龟，一是以血还血，活就像个汉子，死就死出个样子。”

“你的路子有点窄了吧？”眼看着血案即将发生，余申不得不站起来，走过去劝说他们了，“自古还有一句话，王子犯法与庶

民同罪呢。”

“你是啥子人？”大哥脸色一沉，身子靠近了余申，“你都听到了啥子？”

余申感到一支铁器顶在了腰部，心里一紧，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面对着目瞪口呆的三个人，说：“我笑你们不懂法！你们不要问我是谁，我也不问你们是谁。你们说的话，我听出了个大概，现在想听你们仔细谈谈。”

“你能管得了？”

“大哥，他要是能管，就不在这里吃饭了。”一个年轻人嘲笑着余申，“看他这身打扮，像山沟里的教员，八成想写文章在报上出名的，对不对？”

“舆论监督也是一条路嘛！”余申“嘿嘿”笑着。他已经多次被人这样看待了，对此毫不介意。他知道，自己的打扮就像一位山区教师。这里地处祖国南疆，不享受国家给予的取暖待遇，但是冬天的早晚并不比北方暖和，老百姓以长棉袍御寒，教师们则喜欢军大衣，白天穿着教书，晚上穿着备课、批改作业，睡觉时压在棉被上又顶一床被子，出门时肩上再挎一个马桶包，既实用又显得与众不同。余申在批捕处时，经常出门办案，“蹲坑”和住简易旅店是非常需要这些东西的。他今天依旧动用了这套“行头”，难怪人家误会。

“我们可丢不起这个人。”那个以嘲笑、冷笑口吻说话的年轻人说，“我大哥和……”

“我知道尊重你们的隐私权。”余申打断他的话说，“只想告诉你们，我近期不离开这里。假如三天内你们看不到有人管这事，就可以按照你们的想法行动，也可以处置我。”

那个被称为大哥的人沉吟片刻，收回了顶在余申腰间的匕首，冷冷地问：“你不是公安局的探子？”

“我已经说过了，三天之后看结果。”余申斩钉截铁地说完，坐到了他们的餐桌旁。面对着即将发生的血案，他心中的郁闷一扫而空了，决定由此案走马上任。

“要得！”被称为大哥的人盯了镇静的余申片刻，给他讲述了近日发生在这个县的一个案件：

王婷是这个县的一个下岗女工，生活非常困难。一天，她听说县电视台天线某部位镀有金粉后，产生了刮下来变卖度日的想法，并付诸了实施。电视台发现后，认为不值什么钱，就没有报案，又刷了一层，结果再次被王婷刮掉，历经几次反复之后才报了案。这时，王婷已积攒了3克多点金粉，并不知电视台报案，拿到银行去卖。银行工作人员一查，立即从纯度上看出了那是工业用金，马上向公安局报了案。王婷被捕，被关进了县公安局看守所。县公安局审讯材料报到检察院提请逮捕，被检察院以盗窃金粉折价不够判刑标准驳回。王婷因此得以释放，从看守所出来不久，就状告看守所长利用职权强暴了自己，因没有证据，被看守所长反告诬陷，再次被捕。这三个青年曾是王婷的工友，此时聚在一起是商讨如何解救她的。

余申认真地听他们讲述完，服务员送来的饭菜一点没动。他不是不饿，而是专注地倾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述，想从中找出一点有利于破案的线索。他已经认定了王婷是冤枉的，认为一个未婚女子是不会轻易承认自己失身的，既然敢告状那就是把性命都豁出去了。他对于这个未曾谋面的女子深感同情之际，还对她的勇敢举止产生了一种敬佩，为她伸冤和铲除公安队伍中的毒瘤是确定无疑的，关键是如何为达到目的寻找证据和线索。他认真地回忆着面前三人所讲过的话，陷入了沉思之中。

“该吃饭了。办不了案也不要给自己过不去啊。”一个年轻人把蛋炒饭推到他面前，“谁也不是万能的，都有办不了的事。”

余申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起身离开餐桌，抓起马桶包就走，到门口才想起还没有付费，又返了回来。付费时，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那三个人，看到了两对疑惑和鄙夷的目光，听到了那两个人更为难听的议论：

“牛皮人人会吹，巧妙各有不同。说得好听，我们从哪里找他要结果？”

“这么个小县城，找他不难。不过，在咱们县公安局长跟前，他还是一个娃娃，能怎么样？”

余申的目光转向那个“大哥”，看到他默默地冲着自己微笑点头，心情更为沉重了。他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信任和支持。

2

走出小饭馆，余申到铁县县城寻找旅馆。这是一座与内地无法相比的县城，只有一条稍显宽阔的大街，路面还是不知多少年前铺上的石块；街道两旁坐落着参差不齐的小商店、小饭馆、小旅馆，许多商店还保留着陈旧的门板式门脸；街道上的行人不多，商店的生意也极为惨淡，许多老板坐在里边打瞌睡。余申走过了几个小旅馆，都觉得既不干净又不安静，就一直沿街向前走，不知不觉间走到了城外的山坡上。他抬头远眺，只见县城四周都是青翠的高山，山下流淌着一溪绿水，山坡上稀稀拉拉地分布着一些掩映在苍松翠竹间的现代式楼房，与山下的县城仿佛是两个世界。看到这里，他想起了刚才在县城里没有看到一个县直机关，想到了人们常说的“穷庙富方丈”，苦笑着向前走，只走出了几步就发现了一座两层小楼的旅馆。他觉得这地方不错，上有青山，下有绿水，幽雅安静，是个远胜于县城内旅馆的好住处，就走了进去。

旅馆内只有一对老夫妇坐在一楼的柜台后，看见余申进来，淡淡地询问：“住店啊？”

“对头！”余申微笑着点点头，把马桶包拎到柜台上，要拿证件登记。

“要住就在一楼随便挑屋子住吧，二楼起夜不方便。”老人冷冷地说着，并没拿出住宿登记本来。

“不用登记？”余申诧异地问道。

“登记啥子？十天半月也难得有个客人，没得人管。”

“没得人住，开这旅馆有啥子用？”

“儿子的主意。他在省城上班，说啥子过几年就会有好多人来这里旅游，这个店就是风水宝地了，谁晓得真假？”

“您的儿子有远见啊。住一晚多少钱？”

“借你的吉言了，房费就看着给吧，有就多给几块，没得钱就少给几块，反正我也不指望靠这过活，就是给儿子看门的。”

“要得！”余申拎起马桶包要去选房间。

“吃饭自己做。厨房在楼头上，里边有米有面有蔬菜。”老人再次叮咛。

“晓得了。谢谢你们啦。”余申感激地说完，拎包走进了一个房间，拿出手机给省检察院领导打电话汇报了王婷事件，请求准予侦查，在获得领导批准后又提出了次日派法纪处的小苗来这里共同办案的要求，同样得到了批准。

小苗是一个大学毕业的苗家女子，本名苗玉，既漂亮，又能干。因此，大家都亲昵地称她为小苗，叫来叫去，许多人都忘记了她的名字。余申让她来这里，却不是因为她聪明能干，是一种万不得已的选择。他虽然尚未到法纪处上班，可是对处里的情况还是熟悉的。院领导一直没有按照编制把这个处的人员配全，连个副处长也没给配备，还经常抽调处里的检察官到其他处室帮忙，现在的处里包括余申在内只有五个人。这五个人中，除了必须留下办公室主任高金生值班外，能干活的就只有苗玉、马云和刚大学毕业的王飞了，而王飞还被借到办公室帮忙了。他明白，办理王婷这类案子，必须要有女同志参加，除了苗玉还能有谁呢？

打完电话，余申起身，准备出去，却听到了手机铃声，打开接听，原来是高金生询问他住处的。他把住处告诉高金生后，走出了旅店。他经过多次回忆在饭馆里听到的反映，除了能够说明王婷冤枉之外，再无其他重要价值。他决定到大街上转转，看看能不能从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中找到一点有破案价值的线索来。因此，他在大街上时而到旁边的台球桌边打上几杆，时而到小茶馆里喝上几杯清茶，时而……他像一个旅游者那样随意走着，身